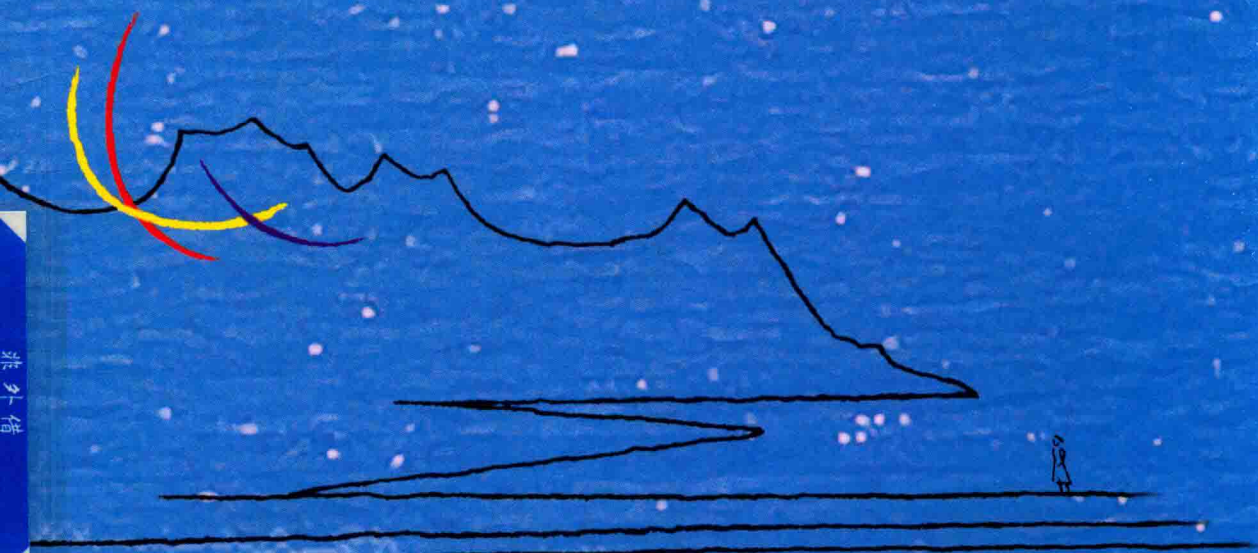


相忘江湖

许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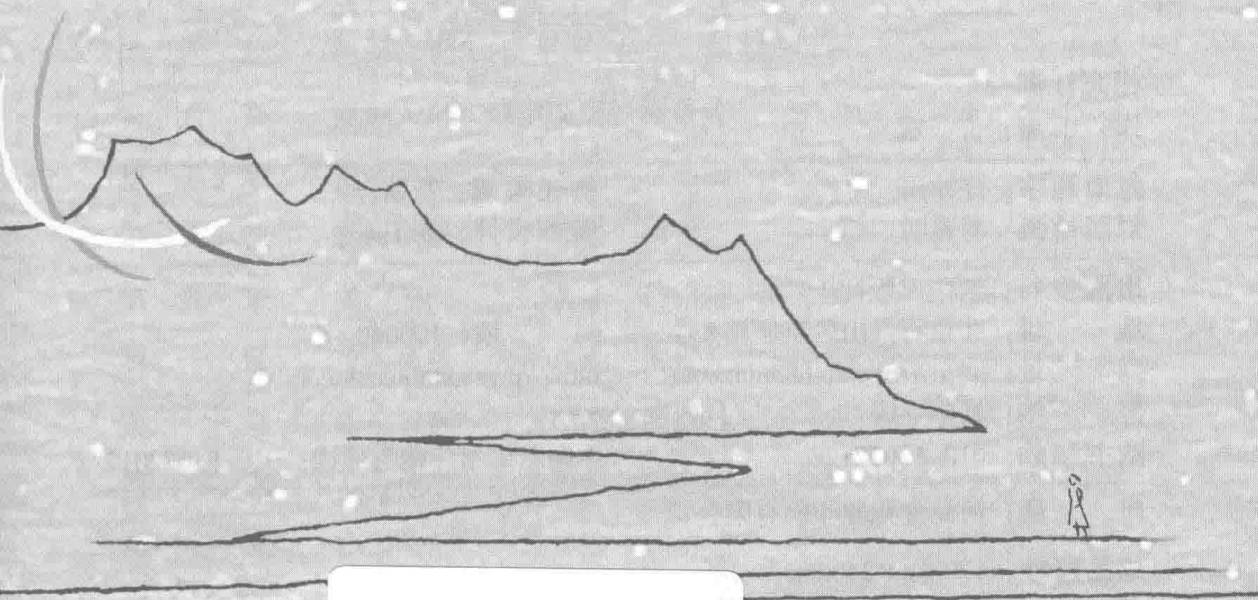


非外借

新华出版社

相忘江湖

许斌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忘江湖 / 许斌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166-4000-5

I. ①相…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2301号

相忘江湖

作 者: 许 斌

封面题字: 许冰雨

封面绘画: 薄惠明

责任编辑: 董朝合

装帧设计: 李卫东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邮 编: 100040

<http://press.xinhuanet.com>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河北鑫兆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2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字 数: 260千字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4000-5

定 价: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 一 章	清风故园	梨花鼓点	风雨晚	5
第 二 章	香茗玉盏	小亭夜阑	别梦寒	14
第 三 章	锦瑟无端	明珠波涟	古巷远	23
第 四 章	往事如烟	睢鸣关关	更无眠	32
第 五 章	明河在天	脉脉无言	一水间	42
第 六 章	氤氲入川	草堂初见	路蔓蔓	52
第 七 章	夜深境险	折多风寒	在云端	61
第 八 章	雾失山巅	朗月尽染	障重峦	70
第 九 章	关山无限	生死两端	行路难	79
第 十 章	夜雨孤悬	大江月残	潮侵岸	89
第 十 一 章	衡皋日暮	月迷归路	断肠处	98
第 十 二 章	谁奏离歌	归梦萧索	山之阿	107
第 十 三 章	白云悠闲	天路多险	山那边	117
第 十 四 章	野径空山	珠峰伟岸	碧云天	127
第 十 五 章	惊梦仙源	亘古荒蛮	万重渊	136
第 十 六 章	梦萦魂牵	心海无岸	错相连	145
第 十 七 章	神山圣湖	他乡歧路	再回眸	154



第 十 八 章	命悬一线	聚首天边	千万山		163
第 十 九 章	俟我城楼	劫波聚首	天尽头		173
第 二 十 章	翘首云天	长风咽叹	刀光湮		182
第二十一章	八极万仞	往来古今	了无痕		191
第二十二章	万物有梦	往事随风	可堪醒		201
第二十三章	最是无情	秋风谁弄	吟诗声		210
第二十四章	梦里彼岸	无限关山	一晌欢		219
第二十五章	时光流转	咫尺千年	度云烟		229
第二十六章	归程只影	青山几重	酌晚风		238
第二十七章	劫后余生	古墓魅影	禅寺中		247
第二十八章	朱门半掩	芳草空怜	白浪翻		257
第二十九章	斜阳清浅	叠翠月前	水自闲		267
第 三 十 章	去意踌躇	斜阳日暮	又别路		277
第三十一章	孤舟断缆	他乡彼岸	山外山		286
第三十二章	一别两宽	旧帘谁卷	空泫然		295
第三十三章	自引壶觞	山高水长	锦书藏		305
第三十四章	雪落无边	月白梦寒	别亦难		314
第三十五章	春秋几度	寂寞行路	归无处		323
第三十六章	古渡雁跂	流水还染	月未圆		333



引子

凭水临风，仰天长啸；把酒高歌，醉卧达道。这多半属于高士隐逸的生活，我等凡夫俗子恐怕多半可望而不可即，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人可以喝多了跳河、想不开卧轨、得意后忘形，与高士隐逸相比，也算是做到了形似。不过，尽管形式略同，而结果却大相径庭，因而更多之人则是喜欢做一些高士隐逸的梦，却又舍不得红尘宝马千金美人，更有甚者，登堂入室鸣锣开道，岂不更好。于是世间就有了两难，常在放下与放不下之间徘徊。倘若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即便尚未放下，也能穿越于凡夫俗子与高士隐逸之间，这是为何？大音希声，说破终不如顿悟深刻。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因某故从某地到了另一某地，倘若并非名人高官，正史多不予记载，若要雁过留声，只能寄托于某位闲暇之士的无聊涂抹。譬如命运多舛，放在他人身上也许就忍了，或者忍不了断然自决（也未必），而闲暇之士则不然，于是便发愤咏出“浮生多少不平事，一段逶迤一首诗”，以为和气。倘若闲得很，或者更有甚者，百无聊赖至若生无可恋，没准儿就会临水长叹。如果再添几分愚，兴许还会醉呓过往。倘若着了魔，痴人说梦自然在所难免。如此江河奔流，如之奈何？好在已有药可救，无碍，便将一堆药一股脑儿堆其面前，曰吃吧。其实不用，没几天，自愈了，压根儿人家也没病，到底谁有病，难讲。



话又说回来，这世间之事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道可道，非常道，能讲出来还是道理吗？可不讲出来，又怎知道理之所在？诸君请看，就是这样，动辄两难，不动更难。折中的策略莫如先讲出来，然后忘却，至于各位看官如何理解，记住多少，全得听天由命，反正是非真伪本来就见仁见智。倘若有人窥出其中诀窍，切勿妄语，拈花一笑最好，单是那姿势，就庄严而销魂得很。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一去无影踪，抑或，时光如水复如电，白发黑发难相换，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还是应当镌刻下来，以为后人谈资。放眼去量，百年沧桑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转瞬即逝，记忆中疏离远去的人们，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终归已成匆匆过客。而那些时而浩浩荡荡、波澜壮阔，时而微风平野、暗流涌动的岁月，无论其何等漂泊起伏、斑驳陆离、回肠荡气，亦不过一段等待湮没的传说。万千世界，婆娑风烟，终将化为江上渔樵西风残月下依卧枯松的一段闲话。正可谓：清风切，梨花落尽莺啼绝。莺啼绝，年年流水，浪生浪灭。古津几度伤留别，小楼又见西江月。西江月，一壶老酒，对花闲说。

到时为彼岸，过处即前生。遑论三生有否，但过往总还是有的，即便呱呱坠地便去黄泉。而凡过必有往，过往即传奇，此即所谓雁过留声。至于某位闲士，一路漂泊，一路荒唐，人生托寄亦难免俗，诸多过往，随意便可涂抹几句：在我曾经的寓所东边，有一座神秘的倾城山，山峦起伏，郁郁葱葱，虽然雄奇幽深，却又不失清雅秀美。推窗纳新雨，迷目对烟陂。每当下雨的时候，我总爱对着云雾朦胧的山影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从古至今，这山里究竟发生了多少如烟往事，经历了多少匆匆过客，没人记得清，随着岁月流逝，都渐渐烟消云散了……

烟消云散就烟消云散呗，关你甚事？可闲士终究是闲士，何况谁人不曾闲碎过？由他去罢。

人若百无一用，且了无生趣，江湖便不失为一种心灵托寄，于是便有



了把剑清风里、相忘于江湖的踟蹰。说了前生，又说今生，这还不算，索性将来生也一并讲了，从此便了无牵挂，醉卧松下不肯醒，醒来复做云水客。这显然是想离家出走嘛，岂不知无家即有家、有相便无相，走得了吗？于是，只好自找颜面：问者借问何所之，大笑不语何者我所欲。别逗了，这不过是无路可走、无处可遁的换言之。

所谓无路可走、无处可遁，必定是走过之后方可道，既已无路和无处，则表明之前所为皆属无用，倘若传出，十有八九会发人一晒。如此，倒不如忘却。忘却何事？不出江湖。何为江湖？不过人心。所有忘却，皆为放下。

大水流处，皆成过往。江湖相忘，一别两宽。阳关三叠，曲终人散。拉拉杂杂，所言何为？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且莫计较。树头从来花开花落，道上依旧人去人来。高户闲听雪，空窗静捣茶，倘有闲逸，不妨抛却芜杂，且翻它几行陈迹，莫等那白雪飞上少年头，空自欢喜。端的如何取舍？浮云流水，随处自在，且看他如何将息。



第一章 清风故园 梨花鼓点 风雨晚

把剑清风里，相忘于江湖。

劝君莫回首，回首又踟蹰。

汤谯城北三十里，一路浓荫遮蔽风清气和，恍然间便到了文盛楼小镇。小镇不大，穿过一条幽幽小巷，可见一方植满清荷的池塘，塘的东侧，一座古树绿植围住的院落在左右的农舍中略显突兀。院落名曰清风苑，典型的四合院，格调雅致而不张扬，屋舍点缀着古条石旧瓦当，含蓄而古朴，显然出自大家手笔。这其实是谯生一位莫逆之交的馈赠，人家分文未取，只说“练笔而已，不费功夫”。

院子的前面是一座小花园，东南角有一小凉亭，题曰清风亭，对面却单独留有一小片地，上面散生着七八株时令菜蔬。微风过处，菜和花顾盼生姿，相得益彰，不经意间透露了主人的性情和阅历。

秋日的阳光从围墙外大树枝桠的缝隙里斜穿下来，洒落在藤椅旁边地上散开的书页上，将那“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一行字涂满金光，轻风吹过，那纸翻来覆去，仿佛有人在阅。

天气清爽怡人，日光飘忽，枝影婆娑。一篇读罢，谯生乘着微醺，移床听落叶，独就夕阳眠，也不知过了多久，就这样斜躺在藤椅上，半梦半



醒着。

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自打主动请辞避开那些尘世浮华后，谯生便回到故里，改造完元宝坑南岸的祖宅，就一直赋闲在家，确切地说是归隐桑梓。旁边茶几上的一把壶和四个茶盏静默在金丝檀茶海上，随时恭候着主人，与墙外的喧闹毫不相干。藤椅后边几丈远的地方挺立着一棵又粗又直的梧桐，离地一人多高的残桠上正挂着一柄三尺松纹剑，剑柄上的流苏在清风里偶尔微动，似对人颌首一般。

此时，谯生的生活却别有一番味道，别看眼下他躺在园子里这么悠闲，自在从容，而之前则经过了怎样的左突右杀与风花雪月，经过多少回折返和无限接近，经过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那些过往终究都成了茶语谈资。

其实，想弄明白一个道理也不难，譬如你想知道某事对你有多重要，最好的办法是经过，等待或相随若干年之后，离开时果断放弃，斩钉截铁干干净净，如果真能这样做了，那就证明你心底反倒留下了烙印。这并非敲冰索火，于人亦大抵如此。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当年，谯生之所以急流勇退，无非是在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忽然顿悟而已，尤其跟随联络员李公权那阵子。斯时，有人给李公权送来一包干花草，介绍说泡茶可以抑制神经衰弱。谯生无意中发现，此药主材乃是妄情草，产自青藏高原，有麻痹之用，长期饮用可致健忘痴呆。他来自药都汤谯，幼时见一位老郎中在后院试种过，作为配伍用。

发现时，李公权已经饮用几日，似乎效果不错。谯生十分吃惊，却又无法点破，遂借口分装保存拿走，同时讨来秘方，暗中换为忘情草加佐，以石榴花、野生荆芥、芍药配伍，幸好蒙混过关，并悄然消解了之前的毒副作用。

雨过天晴，彩虹高挂，谯生去倾城寺净心，在大雄宝殿前与高僧稽首。



高僧曰，彩虹虽美，光久则逝，心底之灯，长明不灭。从寺院出来，不久谯生即归隐，从此远离江湖。

不过，这样的检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很可能心跳之余心就不跳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等缘分，那得看你的造化。很多事是不能检验的，除了人生不可复制，一辈子也就那么长，一眨眼就迈过去了，没有岁月可回首，难以深情共白头，的确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进则家国天下，退则邻里冷暖，而到最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不重要，即使还有多少承诺没有兑现。倘若感觉依然或有遗憾，那你就还没有放下，要想放下，首先得放空，不能一辈子专为那一终点奔突，然后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上岸。

吱——

门开了，本来也没闷，谯生习惯这样。昨晚夜观天象，便料到今夜有雨，似乎天气预报也这样说，不过直到此间，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也没见到任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可他心里有底，事实上，此时谯生已经彻底弄清了天象节气礼乐之间的关系，这可没少花费工夫，今晚应当有雨，不在子时则在丑时，就看风速了。

这个在别人看来几同绝技的本领，二十年以前谯生就曾显露过，那还是在倾城市供职时，更早一点，在京城读书时就曾尝试过。不同的是，京城是观雨，倾城是观雪。单就观雪那一次，就神乎得不得了，一番望天掐表，说一刻钟左右，也就是一刻钟的工夫，窗外方才还在洋洋洒洒的雪真就停了。

关于这一段过往，阿辉了解细情并深谙其中奥秘，只是后来谯生提前离职回了故里汤谯。两人已经数年没见，甚至也极少通电话，此时的谯生几乎摒弃了那些现代通信手段，他嫌乱耳扰目，就这样一个人隐居在乡下，挺好。

“人呢，不欢迎咋地！”门口有人喊道。

谯生激灵一下从躺椅上弹起来，乖乖，真是他，阿辉！人说风雨故人



来，昨晚自己就心里慌慌，像是有事，可不，真就来了，一听口音就是他。

“你早就该来，还以为把我忘了呢，这是从哪河（何）来，可顺水顺风？”
谯生边打趣边让阿辉坐下，并忙着为他斟茶。

阿辉从倾城来，多年前谯生谋生的城市。他虽心底有事，却仍能戏谑道：
“承蒙谯大侠士加持，大顺大顺。还哪河来？俺又不是王八，你瞅瞅，咱这脑袋也不绿呀！你这小日子行啊，真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呀，扯扯淡，聊聊天儿，喝喝闲茶，抽抽烟儿，果然是归隐江湖了。”

谯生笑着应道：“俗了不是，独有迷津客，东西南北愁。归隐倒也谈不上，咱这叫宠辱不惊，云淡风轻！”

到底是老朋友不见外，阿辉当即抢白道：“还宠辱不惊云淡风轻，嗨，就你那个脾气，俺还不知道，也见过脾气急的人，点火就着，你可倒好，不用点，自燃啦！当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脑袋可不能包浆，不能再翻老黄历咯！”

谯生也不急，慢悠悠地问道：“呵呵，你不会真是来探望故人的吧？”

阿辉拉把凳子坐下，接过谯生递过的茶深呷一口，故弄玄虚道：“按照你的传授，那个啥，三天前俺夜观天象，发现将有大事发生，应当外出避避，这不，俺就来哩。”

谯生一惊，此景竟与丑时自己所观神似：西官白虎七宿中的参宿与东官苍龙七宿中的商宿均有移动，参星向北，商星向南，且明暗失时，但尚未过河。他心头一紧，莫非真有此等巧合？而其中玄机从未示人，看来阿辉不过是玩笑而已，于是爽朗答道：“不急，夜里我也观观，看灵光不？这事儿得酒后才能吐真言，哈哈。”

此时，门外有孩子蹬蹬跑过。谯生随口甩了一嗓子：“让你满箩叔过来，就说二爷找他！”

满箩是谯生的堂侄，一心想练功习武闯荡江湖。汤谯城里有座致远镖局，专为往来药商押运货物，总镖头便是他曾外祖父的掌门弟子，满箩先后求



了几次，人家愣是不开面儿，说无缘，其实是没看上他。没办法，满箩只好去城里馆子学厨，这倒遂了他的性情。

平时，满箩就爱跟譙生来往，觉得二叔身上有道不完的故事，既然当不成镖师，听一听江湖传奇也算是聊补缺憾。满箩瘦小机灵，为人热心肠，叽叽喳喳活脱脱一只小喜鹊，遇事总爱搭把手儿，人送绰号满张罗。而譙生也格外偏爱这个性格欢喜的侄子，一有客人就喊他过来帮厨，除添些人气儿，顺便也陪着喝上几杯。

话音未落，门口忽地闪入一人，正是要找的满箩。一进院子，他就快言快语嚷道：“二叔一准儿得找俺，刚才村口有个外地口音的人打探住址，一听就是二叔的客人，俺就主动来嘞。”满箩主动上前跟阿辉握手，一番自我介绍，同时还捎来一个讯息：今晚村社里说唱大鼓书。

说话间天色渐晚，满箩在厨房忙碌着，一桌酒菜很快齐备。乡下菜肴很方便，甚至不用出这个院落菜蔬就够了，墙边菜畦里有的是。譙生正要招呼阿辉入席，耳畔却忽然传来咚咚的鼓声。

“够不够，三百六，再敲多了是余头。这鼓咋敲恁早哩，咋也得天黑透喝罢茶呀。”满箩嘟哝着，瞅阿辉一脸迷茫，忙解释道，“唱大鼓的在招呼人哩。哦，这秋后了，人得了闲空，说书卖艺的也该走村串户啦。以往说书先生都是先吃派饭，饱吹饿唱，吃饱了才有劲儿哪，嘿嘿。”

阿辉依旧云里雾里，也听不出个所以然。什么大鼓书？出于好奇，便想尝个鲜儿，遂向譙生提议道：“你不是常说一懒误百事吗，反正吃饭并不打紧，不如先去观观那个大鼓书，咱也长长见识，入乡随俗嘛，风土人情可得领略啊。”

这大鼓书确是少见，譙生离家前偶尔能听到，这些年大家都四散刨金，早没人唱这玩意儿了，今儿倒是蹊跷，他也想去看看。饭先不吃，听完再说，满箩遂前头引路，出门右转穿过一条小巷，一路北行，小心从元宝坑堤上穿过，上了坡便见一块空空的场地，一棵巨伞般的泡桐树下已经扯上气死



风灯，白光耀目，黑乎乎树影子被逼上了天，在头顶上形成一层大大的幅幔。

小镇立时喧闹起来，丈夫喊老婆，老婆扯孩子，孩子叫老子，屋檐下、池塘边、胡同里，人们三三两两陆续到场。树下已有一百多人，黑压压一片，有的坐在砖头上，有的坐在自己鞋上，还有的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孩子最新奇，天不黑就搬来板凳抢占上好位置，有的还端着碗蹲围成了一个圈。

鼓声依旧咚咚不停，满箩一边往前挤，一边低声喊着“让一让，让一让，二叔来客了”，众人都客气地闪开。他不知从哪里寻来两个小板凳，用袖子反复抹了，请二叔和客人落座，自己则笑嘻嘻地蹲在旁边。譙生并不见外，拉阿辉坐下，就在说书人对面，专等着表演开场。

放眼望去，但见眼前有一鼓架，六根竹条支成三角形支架，上用细麻绳攀系以固定一柄尺半方圆的大鼓，鼓边饰有银环共鸣。说书人斜前方有一小桌，上有水杯鼓棒布套毛巾什物，桌后有方凳一张，并无人坐。一老艺人头发牛舔般油亮齐整，向后背着，长衫，一副茶色眼镜，显得干净利落且有江湖气，典型的走村串户的江湖装扮。

大概是看时辰已到，此时鼓声突然停歇，一位绰号唤作老马驹的老光棍走上前来，代为开场。老马驹原也是大鼓书艺人，因为得吃饭，中途便荒废了口活儿，因与老阍曾经同行，加上在村里有些威信，所以就主动代为介绍：

“老少爷们儿少说两句，先听俺絮叨絮叨。今儿说书不为别的，只为传承手艺，不要粮食不要钱，大家只管听完就走，也不派饭，就在俺家吃，和尚不亲帽子亲，里外都是一家人。人家说了，先不报名儿，别等说不好丢了师门，等最后得了彩儿，才敢自报家门。常言道，无君子不养艺人，听书的说书的都仗义，诸位只管帮个人场。今天的书可是精彩，保准恁没听过，老少爷们儿，您就赌好吧！”



开场白唔噜完，但见那说书人手握石榴枝弯头鼓棒，咚咚咚连敲三下，接着高声开口白道：“说的是，铜板不响手不溜，大鼓不响鼓皮厚。（咚咚咚）说书的要是唱不好，怨咱嗓子生了锈。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大家安静了，书要开始了——”接着，又是一通咚咚咚。

大家正在期盼，那鼓声忽又戛然而止，酒糟鼻子公鸭嗓的说书人一手按鼓，一手高举两道梨花片，照例先吟起一段定场诗来，“诗曰：把剑清风里，相忘于江湖。劝君莫回首，回首又踟蹰。舜好这也算四句为诗，八句遵纲，一十二句为美，三十六句引段勾开。各位看官，稳坐两边，听俺扫鼓带板，漫卷诗书，道来了——”

那定场诗刚一落地，谯生先自吃了一惊。阿辉也一脸惊诧，这不是谯生的诗吗！？他对视了一眼谯生，谯生会意，二人心照不宣，继续接着往下倾听。此时，那说书人已在鼓声和铜板的伴奏中，咿咿呀呀唱将开来：

俺给恁咚咚咚大鼓一响开正文，请来了男女老少众位乡邻。只要看官恁欢喜，点一段咱就开始吟。好听文的咱唱刘罗锅，好听武的咱唱那欧阳春。三侠五义恁嫌老，唱一段姜子牙钓鱼在水滨。恁要是想听高人的事呀，今天咱就重开门。开门咱唱山中的事，山中古寺有奇闻。倾城传奇俺先讲，听完恁再评认真。这一段书有心俺打那头前唱，啥时间能唱到热闹中心。有心俺打临尾论，书到临尾余残文。哪如呀掐去头来剪掉尾，两头也不唱咱中间分。

同志们听书都往那东北看，一场大火蹿入了云。一场大火它烧得紧，正烧在一座古寺庙立山根。大火烧得呼啦啦，烟烧火燎急死人。大小的和尚都救火，拎着那木桶和脸盆。东边的寮房蹿火苗，不见了当家的住持老僧人。门前倒还有谁在扭腰来跳舞，好像那天鹅展翅仙女下了凡尘。她一边跳来还一边唱，满心的欢喜令人伤神。恁要问这是哪一出啊，庙里的石榴泪暗暗。石榴开花满眼是泪呀，千年的古寺到了如今。且不管他们来救火，



俺这厢为恁说下文——

说唱间，谯生、阿辉愈加吃惊，再仔细辨认那说书人，你看他时说时唱，时唱时说，吐字清晰，合辙押韵，每逢关键处，便豁地站起，辅之动作，真是神形兼备，绘声绘色，令人心旌摇荡，身临其境一般，听那嗓音，嘶哑高朗，也好生熟稔。夜色朦胧，并看不清那人五官，加上戴着眼镜，还真不好认。

“莫非是他？”两人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但都不敢肯定。如果是他，不应是这身装扮，也没听说过他会这一手，而那唱词分明是倾城山故事，阿辉的故里所在，甚至那座古寺、那场大火、那些人都恍若眼前，太蹊跷了！

阿辉满脸狐疑，抬眼扫了谯生一眼。谯生也越发好奇，并不搭话，且听那说书人接着往下独白：话说东北有座山，名唤倾城山，山下藏古寺，名唤倾城寺，庙中主持名唤了无长老，方才那把火非是天火，乃为长老亲手点燃，熊熊大火已呼啦啦烧将起来，老少和尚都出来救火，咋就不见长老露面？看官不知呀，寮房之内大火之中打坐之人纹丝不动，正是那长老本人呐——

各位看官恁莫张皇，听俺把传奇细思量。书中自然有交代，咱只说那精干不能长。长老非是想不开，不为坐化不为尘世伤。阿弥陀佛来保佑，这里面蹊跷桩桩藏。恁这一死不得了，阴间的魂灵能转阳。恁这一死不要紧，阳间的姑娘多凄凉。按讲说佛门之中无罪过，可惜那姑娘非要把这缘分来偿。这姑娘本是贤良的女啊，如花美眷白玉堂。了无长老德无量，可顾了阴间顾不了阳。纵然焚身都抛下啊，六月里飞雪咋恁仓皇。大殿里可供着倾城祖，有啥难处恁只管说端详。她保你恩仇都得报，她保你善恶都昭彰。她保你有缘千里来相会，她保你失散的孩子能找到娘。倾城公主她神通大，有啥难处恁为何不去讲？各位看官恁不知，这倾城山中可有文章……